

#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珍珠船 第三回 墮煙花楊巧姑現償夫債

詩曰： 上有青天在，何須巧用心。  
花開宜對酒，月滿且彈琴。  
我婦雖荊布，彼姝有薰砧。  
豈無思慕意，首惡重姦淫。

且說趙相出門去後，漸漸天色將明。王氏亦即起身下樓，遍尋馮氏不見。走到後門一看，卻是半開半掩，惟恐一時氣惱跳入井中。便把一根曬衣的竹竿兒，放向井內撈撥，卻並無影響。王氏心下□分著急，慌忙走到蔣雲家里計議道：「短命畜生，天尚未亮，就起身出門，不知又到何處去了？誰想媳婦又遍尋不見，這件事怎處？」蔣雲道：「人是決有下落的，不消憂慮。但這件根由，必係趙雲山曉得你家有些湯水，故既把他二百餘金局弄完了，昨日又來請去吃酒，決定還有什麼局面做出來。惟恐你不肯，遂生起這個風波，吵鬧一場，使你不好開口。就是那件事情，即使有人搬弄是非，常言道捉奸捉雙有何把柄。據我的主意，必須到縣告了忤逆，把他懲責一番，下次便不敢違拗。不然，長了他的志氣，將來必致自由自主，不放在眼內，還要被那趙雲山局騙，你我亦從此斷絕了。」王氏點頭道：「你的主意不差，快替我寫下一張狀子，我就到縣裡去來。」蔣雲道：「這張狀子，我卻不好寫得。我有一個朋友，住在縣前，喚做唐子山，你只消到他家裡，央他寫了，就要他指引進去。此時官將坐堂，事不宜遲，作速入城為妙。」王氏連忙回來，取出一個舊包頭，齊眉兜裏，將門鎖閉，央著鄰近一個賣花的孫媪作伴，自去赴縣告狀。不題。

再說蔣雲，打聽得趙相的丈人，喚做馮伯元，住在東察院前橋南台下，一逕走到馮家，向著伯元道：「小姪無事不敢輕造，因有一件冤屈的異事，特來報聞老丈。自令婿趙君甫遠商楚地，令愛在家，足跡不出中門，鄰裡罕見其面。誰料令婿直至前晚始歸，帶去的二百餘金，決在青樓迷戀，以致花費一空。在令愛不悅之意，未免有之。豈想令婿以此銜恨，昨晚在白龍潭飲酒醉歸，露空將一件姦情事體，冤陷令愛，自黃昏時打起，直至二更，致令愛氣惱不過，於半夜開門走出，今早遍尋，杳無下落。據令親母親說起來，遍身都帶著腫，頭髮去其半，□分冤慘，令聞者莫不酸鼻。他夫妻反目，原與姪輩無干。設有人命不測，必致累及鄰舍，為此特來相報。」馮伯元聽罷，禁不住撲簌簌流下淚來道：「老漢年近六旬，只有這點骨血，卻被畜生如此凌踐。料想半夜出門，萬無生理。老漢即當告縣究償，豈肯干休。幸蒙吾兄仗義相報，感德不盡。少頃狀上，就欲借重尊號，做一證見，未知可否？」蔣雲道：「小姪因以鄰居，不得不來相告。若進狀詞，還望老丈斟酌。設或令愛無恙，仍係兒女至戚，何可以一時之氣，傷了日後翁婿之情。」說罷，正欲起身作別，忽見一人汗流滿面，也來報信，其言與蔣雲所說，一一相同。

你道那人是誰，原來也是蔣雲央來，冒認鄰舍相報的。當下馮伯元，登時寫了狀子，奔到華亭縣來。恰值知縣坐堂，王氏告准，已差人把趙相拿到，正在審問。說話的，你說錯了。怎麼堂上狀詞，這般容易就審。原來告忤逆，與別樣訟事不同。別樣訟事，須要投文聽審，耽延時日。若使差人受了賄，還可以寢捺擱起。惟有忤逆不孝，立刻差拿，就要開劈的。當下知縣，先叫王氏，細細的問了一會，就喚趙相上去說道：「你拿了二百兩銀子，出外半年，不惟不趁利，反剩得一雙手而歸，明明就是一個不孝了，況且到家兩日，就酗酒凌妻，為母親的自應正言規勸，你反出語無狀，似此逆親背本，其與禽獸，相去幾何？」趙相方欲訴辯，那知縣早已掣簽四根擲下，兩邊皂隸一聲吆喝，就把趙相拖翻在地。可憐嬌嫩皮膚，何曾受杖。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橫流。知縣又喚王氏吩咐道：「不孝忤逆，本縣向來痛惡。本該立斃杖上，姑念你丈夫早喪，只存此子，薄施懲責，以儆將來。你也要盡心教導，勿使有虧慈愛。」說罷，就叫趕出。

此時，馮伯元已站在月台上，等得審完，奔進卷簾，連聲叫屈。巡風的慌忙攔阻，早已跪在案邊。知縣接上狀子一看，又是告趙相的。便吩咐原差，速把王氏、趙相帶轉，厲聲喝問道：「你把妻子打在那裡去了？現有馮伯元以人命告你，這怎麼說？」趙相道：「小的把妻子打是打的，以後妻子下樓去了。小的被著母親攔住在房，到了五更時分，就起身出門。其實妻子不見情由，尚未曾曉得。」知縣隨又掣簽，速喚兩鄰來問。不多時，眾鄰舍二□餘人，俱到堂上，一齊跪稟道：「昨夜更餘時分，趙相夫妻廝鬧，眾排鄰通是聽得的。若問馮氏去向，果係今早王氏尋喚，方才曉得，其實不知下落。」知縣一時難以審究，便把趙相收監，以俟緝著了馮氏，另行掛牌候審。

發放已畢，眾人各自散去。只有趙相，帶著兩腿鮮血，進入監門。到了獄堂之上，禁不住淚流滿頰，一堆兒蹲倒在地。牢頭禁子，都來問起根由，亦為之憐憫歎恨。忽聽得監門首連聲叫喚，卻是趙雲山，帶著一個小廝，拿了一壺酒，幾碗魚肉，進來慰問。趙相一時氣憤填胸，帶著兩行珠淚，剛舉箸夾持一塊肉，忽又發昏暈倒。趙雲山再三撫慰道：「賢弟既已當堂受責，諒尊慈決已解怒。就是尊閻，自有下落，指日就應釋放，何消如此憂苦。」又向禁子李敬叩囑道：「這趙大官，乃是無妄之災，暫行監禁，須比不得別樣罪犯。我有白金一兩，你可拿去買些福物，大家吃碗酒兒。更有二金送與足下，全仗每日間，用情照顧。倘有人來見你，要你把他謀害，這卻斷乎不可。設有什麼風吹草動，都要與你計較。」李敬滿面堆笑，唯唯應諾。因此趙相在獄，不致□分受苦。

且說王氏，初意不過要把兒子當官儆戒一番，誰想弄假成真，把來監禁在獄。那媳婦又遍處訪問，影跡無蹤。每夜獨自上樓，睡在牀上，翻來覆去，自嗟自歎，□分懊悔。

一日早起，又走過去與蔣雲商議。蔣雲道：「除非把些銀子送官，就可保出。」王氏便將衣飾珠翠等件，約有四□餘金，一齊交付蔣雲。蔣雲把來付與巧姑收拾，卻去見著李敬道：「早晚間，若把趙大安排處死，謝儀□兩，決不爽信。」又去尋見馮伯元道：「令愛一事，經今半月，尚無蹤跡，必係屈死無疑。若不具訴稟縣，作速拷究成招，將不使令愛含冤於九泉之下。」馮伯元慘然道：「老漢為欲訪問一個真確，是以遲遲未訴。幸蒙賜教，足見厚情。日後聽審，還求公言扶助。」蔣雲唯唯而去。

那馮伯元，果於當日，就進了一張投狀，少不得編審掛牌。知縣重甲一千人犯，當堂鞠究。又把

趙相打了二止，套上夾棍。趙相死去復甦，哀哀哭稟道：「老爺就要夾死小的，倒也情願。若要究問妻子去向，實係不知，教小的怎好招認。」知縣也覺慘然，便叫放了，仍行監禁，另候復審。當下王氏親見趙相受刑，心下□分疼痛。回到家裡，把蔣雲埋怨道：「我央你把那衣飾變賣送官，你道已經送進，為何得了賄，反加極刑。」蔣雲道：「官若不得你的東西，今日就要拷打定罪，怎肯朦朧寬緩。只是官雖用情，還要根頭叫絕。那馮伯元處，決要與他說明才好。」王氏就向篋內，檢出□畝田一張文契，交付蔣雲，著令變價，把與伯元買息。蔣雲賺得文券到手，即往鄉間，著租戶另立認契。又往見顧敬道：「前番趙君甫的那紙借票，小弟抄出一張還彼，那原契尚在弟處。如今君甫犯罪繫獄，其母寡婦身邊，頗有財帛。兄若同著幾個弟兄，到他家內吵鬧，那寡婦必來尋著小弟，就好從中處還所處之物，願與吾兄均剖。」顧敬欣然道：「承愛敢不領教。」登時糾率數人，到門喧嚷。王氏一時著忙，果即央求蔣雲調處，把那椅桌器皿，准折償還。只這一番，又費了□餘金的傢伙。自此，王氏憤懣日深，飲食少進，不上一月，慳慳成疾。到了臨死那一夜，切齒怨恨蔣雲道：「若非此賊，我一家怎有今日。」遂大叫一聲，嘔血數升而死。曾有一詩，單把王氏歎惜道：

子陷囹圄媳未旋，誰知恩愛作冤愆。  
當時若把春心鎖，豈至含羞向九泉。

王氏已死，不消細說。單表趙相，自從冤繫，倏忽半年。雖經幾次勘問，那馮氏並無著落，竟成疑獄。忽一日，本縣監下一個糧房外郎，喚做周青霞。為人輕財好友，極有義氣。在獄數日，單與趙相意氣相投。一日趙相作東，請著青霞飲酒中間。周青霞備問所以被罪之故，趙相便把前前後後，備細述了一遍。周青霞慨然歎息道：「原來吾兄蒙此不白之冤，使弟聞之，五內皆裂。」隨

即低首沉吟了一會，又問道：「尊閩姓馮，那乳名可喚七姐？狹長面兒，左手臂彎曾有一個黑痣的麼？」趙相泫然下淚道：「趙荆果係排行第七，左臂有痣，不知仁兄怎麼曉得？」周青霞連忙取過酒壺，斟一大杯，遞與趙相道：「既係不差，則尊閩現在，吾兄釋獄有期矣。可喜可賀。」趙相聽罷，不勝驚喜道：「仁兄既知拙妻所在，願乞指示，生死不敢忘德。」周青霞道：「小弟有一敝友，喚做沈球仲，住在上海縣，離城□里，地名叫做李家村。弟於半月前，曾經到彼，蒙敝友款留至晚，對弟說道：『此間有一麗人，吾兄欲得一見否？』弟即詢其名色。敝友道：『此女非青樓所比，乃良家婦也。姓馬名喚二娘，因以夫陷獄中，暫時寄托此地李惺吾莊上。既係妙齡，更有傾城豔色，只是索價頗高，非相知亦罕得見其一面。』小弟聞而心醉，即浼偕往。既而敝友辭歸，弟即留宿，至夜深時分，此女哭向弟道：『妾實嫡姓馮，乳名七姐，丈夫趙相，成親甫得一年，禍被蔣公度局騙至此，又逼妾做此道路。郎若倘能報得一信，沒齒沾恩。』弟憐其污陷，彼時曾許救援。豈料抵舍之後，忽因漕務被累，今幸與兄談及。事既吻合，則為尊閩無疑矣。」

趙相就問：「拙妻既在彼處，計將安出？」周青霞道：「弟即為兄寫一呈詞稟縣，就托小價周孝，認作干證領拘。但少一個抱呈人，這卻怎麼處？」正在計議，恰好趙雲山進來探望。趙相備告其故，趙雲山欣然道：「抱呈不難，小姪趙元可托。」周青霞登時寫下呈詞，付與雲山。又寫一書，囑托經承，著令即日出牌，移關上海。其事不消細敘。

單說差人，去了兩日，只帶一個管莊人李太回復。知縣備細鞫問，李太道：「小的莊上，並無馮氏，只有家主李春元，於數月前，曾將一個蘇妓馬二娘，留住半月，只今回去已久。忽蒙差喚，家主有一名東，拜上老爺，尚要自來面說。」知縣便把李太發回，又將趙相打了二□。干證周孝，也是□板。趙相回到監內，愈加氣苦，放聲大哭，周青霞反覺不安。自此無話。

又將月餘，周青霞釋放出獄，與趙相作別道：「只在五日之外，小弟決要訪一實信，再來相報。」及至第六日傍晚，周青霞果然來到獄中，笑嘻嘻的對著趙相道：「今番小弟到彼，再四訪問，始知又換了一個所在，已有著落。適才見了趙雲山，約定明早具控，特來報知吾兄。俟尊閩一到，就要對理鳴冤。」趙相聽罷，不覺流淚道：「多謝吾兄，熱腸超救，豈不知感。只是小弟狗命，應沉獄底。萬一仍舊拘拿不著，豈惟有負雅愛，更使小弟徒受一番血杖耳。」周青霞變色道：「此番小弟自為證見領拘，決無錯誤。況一片熱心，無非憐爾夫婦，一作羈囚，一為娼妓。所以拋了正務，不憚遍行訪實，豈兄反不能相信耶！」趙相慌忙雙膝跪下道：「蒙兄如此用情，誓作犬馬相報。」當下週青霞出了監門，就約准了趙雲山，並把董近泉一齊邀到普照寺內，酌議狀詞。把蔣雲做了頭名，李太第二，現窩馮氏的房主周順為第三，連著馮伯元、馮氏，共是五名被犯。董近泉做了鄰證，依舊趙元為抱告。周青霞自己做了證見領拘，一一準備停當，只等拘到了馮氏，然後另行各犯。

話休絮絮，不消□日，已把馮氏緝獲帶到。當日午後，知縣坐堂，就把一干人犯拘齊聽審。先叫馮氏上去，拍案大怒道：「你這淫婦，為何背夫逃走，甘作娼妓，致令趙相被告坐獄，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馮氏道：「爺爺在上，容俟小婦人實訴冤情。那一夜，氏被丈夫毒打情極，思欲投井而死。詎料開得後門，遇惡蔣三，站在壁邊竊聽。見氏出來，便一把扯氏到家，對氏說道：『有甚大事，休要短見，不如依我，將你送到一個親眷人家，暫住幾日，待把你丈夫勸解息怒，方好回來。』小婦人一時失了主意，被惡徒誘信，即於半夜，喚了船戶方明，同妻楊氏將氏載到上海縣離城下鄉寄居李家莊上。過了一日，惡徒始到莊，那時氏即欲歸。惡徒又說道：『爾夫被告忤逆，已禁獄中，且再消停，方可回去。』自後又將半月，惡徒乃同一後生錢選，下來對氏說道：『爾夫已問重罪在獄，缺少使用，若得五□金送官，便可審豁。這個錢秀才，家私巨萬，如肯依我，與彼相交，則丈夫可救，爾亦可歸。』此時小婦人揣知惡徒意，號哭不從。豈料惡徒與李太相謀，手持樹棍毒打，威逼受污，經今已有數月。計惡徒所得不下百金，只此是實，伏乞青天詳察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夫妻反目，乃人家常事，你何必就要尋死。況與蔣雲無干，何故倚牆竊聽，你再據實說來。」馮氏便把趙相出外為商，蔣雲先奸王氏，後又逼己行奸，自始至末，備細訴了一遍。知縣就喚蔣雲上去，微微冷笑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既把他婆媳奸污，復又乘機誘匿，威逼為娼。似此窮凶極惡，真死有餘辜了。」說罷，又喚馮伯元問道：「你怎麼不詳真假，輒敢以人命誑告，豈不聞法重刁誣，律嚴反坐麼？」馮伯元慌忙叩頭道：「青天爺爺，小的翁婿，無有異言。也都是蔣雲報信，唆某告狀的。」知縣便叫趙相道：「你計前後，共打了多少？」趙相道：「計受老爺恩責，共打了一百零五板。」知縣道：「既如此，那惡奴才，我也不打你多，只照趙相，打了一百零五板罷。」當下蔣雲自知罪重。並無一言執辯。雖則壯勇過人，剛剛打到七□六板，已是氣絕身死。知縣又叫趙相問道：「汝妻業已身辱名毀，可即斷開？還要完聚？」趙相泫然泣下道：「小的家事已盡，母氏又死，舉目無親，乞賜完聚罷。」知縣便把李太、周順、馮伯元每人打了□板，分別擬罪。又喚馮氏道：「你這淫婦，本該打你二□個板了。看你丈夫面上，姑免。」當下趙相領了馮氏回家，眾鄰舍都來慰問。說起蔣雲，無不切齒痛罵。

以後，趙雲山將銀二百兩，借與趙相開個店面營生。馮氏亦追悔前事，勤苦幫助。不上三年，仍掙了數百金家計。曾有一詩為證：

結義誰知反結冤，團扉終日淚潸然。

若非天意誅兇惡，豈得明珠去復旋。

一日仲春時候，趙相到蘇販貨，就邀周青霞同去游泛虎丘。那周青霞年紀雖將四□，卻慣在花柳場中走動，揮金如土，到處就要盤桓游衍。以此虎丘游罷，就把趙相邀入一個妓家。鴇嫖喚做褚秀，手下只有姊妹兩個，一喚來香，一喚雲倩。當晚二人進去取銀一兩，著辦東道。四個人坐定，直飲至夜闌始散。周青霞要了雲倩，趙相攜著來香，各自歸房。少不得解含羞之扣，吹帶笑之燈，雲雨綢繆，俱不消細敘。自此，一連住了三日，趙相貨已置完，擬於次早解維。當夜更深時分，雲雨畢後，來香泣向趙相道：「郎君籍係松江，妾亦彼處人氏。實良家女也。自墮火坑，已經二載。時刻思欲從良，苦無可托。今幸薦枕於郎，辱蒙情愛嫖嫖。倘能出妾污泥，願侍巾櫛。」趙相因問道：「賢卿既係良家，何致沉迷衙術？就欲贖身，不知要價幾許？」來香道：「妾楊氏，名喚巧姑，丈夫蔣公度，犯了重罪，被縣官當堂杖死。奈緣父母雙亡，禍遭旋惡為主，貪圖厚利，賺妾賣歸褚母。曾有徽商，意要贖妾，因母索價百金，以致不果。今妾之私蓄，將有一半。郎君倘得五□金之數，便可以攜妾同去矣。」趙相道：「此來雖有百金，奈因交易已就。容俟歸去月餘，再來與卿商議。」來香臨別，又再四叮囑，唏噓含淚，若不勝情。趙相心下暗暗嗟呀，以為天理報應，果然半點不差。回到家裡，即與馮氏說知其事。馮氏力勸贖取為妾，又與周青霞、趙雲山計議，二人亦欣然相勸。其後月餘，趙相到蘇，果費了六□餘金，竟把巧姑贖回。自此妻妾和順，並無半句說話。每每談及蔣雲，巧姑亦咨嗟不已。後聞馮氏已生二子，巧姑亦有一女。夫妻至今猶無恙云。